

廣陵通典 卷之三



廣雅
釋義



循炎
柴未
開形

廣陵通典序

郡邑志乘濫觴晉宋賀循會稽劉損京口陸任所合
內多斯例後此繼之盈乎著錄其爲書也能使生是
邦者曉前古事跡至其地者驗方今物土洵爲善矣
降及明葉末流滋弊事旣歸官成由借手府縣等諸
具文撰修類皆不學雖云但糜餐錢虛陪禮祀猶復
俗語丹青後生疑誤正失復貫必也其人此江都汪
容甫先生廣陵通典所以有作也蓋其天才踔越雅
識淵深目洞千秋曾羅七略出摛朱育之對橋舌名
公入著虞卿之書關心鄉邑爰於揮經之餘悉取城

邗以下用編年之體作釋地之篇會萃條流差次月
日吳淠開國孫韶領鎮據割重形勝治平饒轉輸上
下各代排比列城沿革道里戶口貢賦鉅靡不包細
亦無漏故謂之通進節義退草竊貴賢能賤奢踰刊
棄神怪擯落嘲詠唯錄有用之事弗爲無益之談字
求其實言歸於正故謂之典構造僅半奄忽輟簡後
三十載嗣子喜孫字孟慈始奉遺藁以墨於板道光
三年癸未之歲也夫觀其貫穿正史紛綸乙部裴松
之之引江表傳司馬公之采驚聽錄羅昭諫之志魏
鄭公之文放軼兼網幽隱曲登可以知其取材之鴻

也孫吳所不居江左所僑置此隸彼割朝回夕改國
在典午較狹郡於大業特雄以至太守刺史長史節
度廢建不恒遷莅相互罔弗秩然備於開卷可以知
其立例之當也匡琦之戰時濱江之徙年王舒代鎮
裒豈宜冠褚桓宏中兵劉未可著毅勣宣蘭是簡則
宋諡獲通訂蕭曷非景而唐諱遂悟決史文之宿疑
破相傳之積謬若斯之倫不勝指數可以知其考覈
之精也上焉解剝馬班下焉合和昉邗三國參范蔚
宗書八朝連李延壽史凡此成文胥同已出全收隳
括之功悉泯彌縫之跡可以知其鎔裁之妙也況乎

規撫嚴整氣局開張人物於焉如生江山爲之增壯
天下後世有善讀者庶幾展拓心胃奚止研練故實
以視其他圖經地記縱使淳熙吳陵紹熙廣陵故書
具存皆將避席起成化之廢疾箴嘉靖之膏肓所勿
論也楊吳而下雖曰闕如一門世業前後續成昔繁
其比今亦謂然是於孟慈有厚望焉元和顧千里撰

廣陵通典卷一

江都汪中撰

吳王夫差十年秋城邗溝通江淮楚懷王十年城廣
陵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等起蕪九月項梁殺會稽
守通二年端月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
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
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
八千人渡江而西竟以亡秦漢高帝六年旣廢楚王
信分其地爲二國正月丙午立從父兄賈爲荆王詔
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羣臣皆曰

立劉賈爲荆王王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都
廣陵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
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無後帝自將誅布患吳會稽
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兄仲之子濞年二十以騎
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甄帝還過沛詔曰吳古之建國
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
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爲吳王王
荆故地廣陵更屬吳濞已拜受印帝召濞相之曰若
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
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

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諸侯王皆自治民聘
賢吳有鄣郡銅山聚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
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招致四方游士齊鄒陽吳
嚴忌淮陰枚乘等俱仕吳以文辯著名孝文五年吳
暴風雨壞城官府民室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
耳前上鄉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吳太
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
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
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

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
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
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
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
乃無聊惟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
賜吳王几杖老不朝號爲劉氏祭酒吳得釋其謀亦
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
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
者頌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皇
后從兄子竇嬰爲吳相病免齊相爰盎徙爲吳相盎

兄子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彼
不上書告君則利劔刺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
苛說王母反而已盎用種之計王厚遇盎漢太子家
令潁川朝錯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
書說之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景帝二年錯
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
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
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
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
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

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
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
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素惡爰盜使吏案盜受吳王
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
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
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
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
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鄒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
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

然後乃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天
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
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
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
見伏菟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
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
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
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
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
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

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
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
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
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
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
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
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
之時武力鼎士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
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
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

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
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
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
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
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
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
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
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
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
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枚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

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
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
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
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
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
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
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
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
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聞不容髮能
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

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
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
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
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
走迹愈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
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
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
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
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

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
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
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
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
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
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礮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
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
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
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內二人之
言是時景帝少子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

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吳王念諸侯無足與
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
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
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
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
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
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
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
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
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

此恐不特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仿佯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

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十二月吳城門楚門魚門自傾大舩自覆正月削吳會稽鄣郡及書至乃悉誅漢吏二千石以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閩越不肯行獨東越發兵從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

楚趙亦誅漢吏發兵而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帥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陰使匈奴與連兵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竒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吳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

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專并將其軍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

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洛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十餘年怨

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捕斬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

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七國反書聞上與朝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上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召竇嬰拜

爲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未行朝錯謂丞史曰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爰盜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盜聞之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之詔召入見上方與朝錯調兵筭軍食上問爰盜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爰盜對曰吳有銅鹽

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
王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
故相率以反朝錯曰爰盜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盜
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
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盜盜對曰
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朝錯
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朝錯復
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黽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
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
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臣愚計無出

此惟上熟計之乃拜盜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
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
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
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
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
信欲䟽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
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
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
錯衣朝衣斬東市使爰盜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
使吳如盜策亞夫旣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

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殺黽阬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閒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使吏搜殺黽閒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會兵滎陽東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躐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

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從其策遂堅躐昌邑南使弓高侯韓頽當等輕兵絕吳饟道爰盜等至吳吳楚兵已攻梁躐矣宗正通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爰盜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吳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且殺之盜自其爲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盜侍兒盜知之弗洩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盜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盜見

守從史適爲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
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
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
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盜乃
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
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
出司馬與分背盜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
梁騎馳去歸報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上書
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
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

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拮口不敢復言矣上
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
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
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喟
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吳楚兵西破梁棘壁殺
數萬人乘勝前銳甚梁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吳又敗
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城守睢陽數使使報條侯
求救條侯守便宜不往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
告條侯救梁條侯不奉詔堅壁不出梁使韓安國及
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

敗吳兵枚乘自梁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
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
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
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
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
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
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
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
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
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幸矣天子

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
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
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
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
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
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
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圜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
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僻高壘副以關城不如
江淮之險此臣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
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

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薛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聽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薛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薛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

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棄其軍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軍遂潰漢兵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於是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

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邱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
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
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
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
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吳王度江走丹徒保東越
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啗東越購吳
王千金月餘東越給吳王出勞軍使人鏃殺吳王盛
其頭馳傳以聞東越由是得不誅吳王子子華子駒
走閩越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

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斬首十餘萬級吳王濞立
四十二年而反自起兵至滅凡三月初吳王兵未度
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下邳周邱亡命吳
酤酒無行王薄之獨不用邱乃說王曰臣以無能不
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得王一漢節必
有以報王乃予之邱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
城守邱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
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
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
邱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地至

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
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夏六月詔
曰乃者吳王濞等爲逆起兵相脅誑誤吏民吏民不
得已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
赦之楚元王子藝等與濞等爲逆朕不忍加法除其
籍母令汙宗室帝欲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通續
吳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
七國紛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四年徙汝南王非
爲江都王王景帝子也母程姬與魯恭王膠西于王
同母孝景二年三月立爲汝南王明年吳楚反王年

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帝賜非將軍印以軍功
賜天子旗治吳故都并得鄣郡而不得吳五年五月
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六年春封江都
丞相程嘉爲建平侯武帝即位廣川董仲舒舉賢良
爲江都相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王問仲舒曰越王
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
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
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
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
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

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於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元光六年匈奴大入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徒二十六年元朔元年十二月薨是爲易王子建嗣天子旣詔諸侯王推私恩分子弟邑甲辰分封王子五

人敢丹陽侯蒙之盱眙侯正月丁卯封胥行湖熟侯纏秣陵侯定國淮陵侯敢元狩元年薨亡後謚曰哀纏元鼎四年薨亡後謚曰終蒙之定國元鼎五年俱坐酎金免胥行元鼎五年薨謚曰頃子聖嗣坐知人脫亡名數以爲保殺人免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乃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

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
茶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
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
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
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恭太后太
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
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恭太后
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
建以足蹈覆其舩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天大
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舩覆兩郎溺攀舩乍

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
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
以鈇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
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
與禽獸交而生子強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
交專爲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
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
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建
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遂作兵器
號王后父胡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

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
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負及拜爵封
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
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建荃葛珠璣犀甲
翠羽媛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元狩元年
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
獄後復謂近臣曰我爲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
壯士不坐死欲爲人所不能爲耳建時佩其父所賜
將軍印載天子旗出二年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
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

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
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
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
問建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建立七年而誅自易
王徙江都凡三十三年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其
鄆郡後更名丹陽郡六年大司馬去病奏立皇子爲
諸侯王事下丞相御史議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
上御史奏地圖請所立國名制曰立皇子閔爲齊王
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廣陵王策曰維六年四月乙
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乎

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乎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逸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乎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於時廣陵國得廣陵江都高郵平安四縣地益小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廣陵國屬徐州後元二年二月昭帝即位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五年入朝復益

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百斤劔二安車一乘馬二駟宣帝本始元年秋七月詔別封胥四子聖朝陽侯曾平曲侯昌南利侯小子宏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而楚王延壽以爲胥武帝子天

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爲其後母弟趙何齊取胥女爲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母後人有天下數相餽遺通私書地節元年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他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二年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坡草田以賦貧民

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神爵元年廣陵相沛郡陳萬年以高第爲右扶風五鳳三年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四年正月胥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

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
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何用爲樂心
所喜出入無怵爲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閱死不得取
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雞鳴時罷胥謂
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
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八子郭昭君等二
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諡曰厲
王立六十三年而誅國除初元二年三月壬申元帝
復立胥故太子霸爲廣陵王是爲孝王十三年薨建
昭五年子共王意嗣三年薨建始二年子哀王護嗣

十五年薨亡後後六年元延二年成帝復立孝王子
守是爲靖王立十七年薨居攝二年子宏嗣先是王
莽秉政興滅繼絕元始二年四月丁酉立故江都易
王庶孫盱眙侯子宮爲廣世王奉易王後凡絕百二
十一年復封莽篡位廣世王宮廣陵王宏並例貶爲
公明年五威使出悉上璽紱爲民元始二年廣陵國
戶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口十四萬七百二十二王
莽始建國元年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
長曰宰改廣陵曰江平廣陵縣曰安定江都高郵名
闕平安曰杜鄉

廣陵通典卷一

廣陵通典卷二

江都汪中撰

世祖建武十三年二月庚午省泗水國屬廣陵顯宗
永平元年八月戊子徙山陽王荆爲廣陵王荆帝母
弟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
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
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勸彊反彊得書惶怖即執其
使封書上之帝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
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爲星者與
謀議帝聞之乃徙封遣就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

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
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
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民惟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
宿衛之荆猶不改復使巫祭祀祝詛十年春二月有
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傷之賜
謚曰思王地入於漢爲郡先是八年十月壬寅晦日
有食之旣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屬吳至是荆死
十四年夏五月封荆子元壽爲廣陵侯服王璽綬食
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侯十五年三月
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

取皇子輿馬悉以賜之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
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
於後章和元年扶風馬稜自謁者遷廣陵太守時穀
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振貧羸薄賦稅興復陂
湖溉田二萬餘頃歲增租十餘萬斛蝗蟲入江海化
爲魚鰕吏民刻石頌之於後陸稠張載爲太守稠有
威惠奸吏斂手郡中諺曰解結理煩我國陸君載舉
吳奉爲孝廉載罷郡歸奉齋金爲禮載不受奉以囊
盛投載園中而逝載齋至廣陵還之安帝永初七年
九月詔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振給南陽

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饑民順帝永和三年夏四月九江賊蔡伯流寇郡界及廣陵殺江都長閏月伯流率衆詣徐州刺史應志降廣陵故領縣四是時并得泗水之凌臨淮之東陽射陽鹽瀆輿堂邑東海之海西凡十一城五年戶八萬三千九百七口四十一萬百九十江都有江水祠自世祖以後諸帝不豫並告廣陵太守禱祠漢安元年以御史武陽張綱爲廣陵太守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會綱劾大將軍梁冀冀弟河南尹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

請加大辟帝不能用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旣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夫不料彊弱非明也弃善取惡

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閒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旣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說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

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沖帝永嘉元年嬰復聚衆數千人反據廣陵殺堂邑江都長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滕撫

廣二
四
爲九江都尉討之就拜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十一月丙午撫擊嬰破平之斬獲千餘人質帝本初元年春正月壬子廣陵太守王喜坐討賊逗留下獄死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其調比郡見穀出粟窮弱收葬枯骸務加埋卹以稱朕意桓帝元嘉二年七月庚辰日有食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陵以聞延熹九年沛國戴異鉏田得金印無文字到廣陵以與龍尚遂共祭并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於後荀曇爲太守曇字元智潁陰人以宦寺擅權志欲除之其黨

至郡纖罪必治略無避忌用是坐黨禁錮廢終身靈帝中平末太守張超請故即邱長射陽臧洪爲功曹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弒恒農王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以郡人故太傅掾袁綏領廣陵事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於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知數優超超

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佃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勦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

激揚人思致節頃之諸軍莫適先進食盡衆散徐州牧陶謙以別駕從事琅邪趙昱爲廣陵太守昱字元達清己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方正爲謙閒行奉貢西京後以忠直見疏謙刑政由是漸亂汝南許劭避地廣陵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貞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士人乃服其先識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孫堅圍襄陽戰没子策葬堅于曲阿已乃渡江與母吳氏弟權翊匡朗居江都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爲丹陽太

守策將依之廣陵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
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雋傑各擁衆營私
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
未遂卒爲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
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
報讎雪耻爲朝廷外藩君以爲何如荅曰旣素空劣
方居衰經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
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紘乃荅曰昔周道陵遲
齊晉並興王室以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
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

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
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
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與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
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無復回顧之憂策
至景所遣汝南呂範迎母於江都陶謙謂範爲袁氏
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策乃載母
徙曲阿初陶謙同郡笮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以
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斷三郡委輸
以自入興平元年兗州牧曹操再破謙徐土不安融
乃將男女萬口走廣陵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貲

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後
爲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死昱在郡時察張紘孝廉
昱死門戶絕滅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後紘爲會稽
東部都尉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爲之後以
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建安
元年昭烈帝以領徐州屯下邳使張飛居守自將拒
袁術於盱眙淮陰飛爲呂布所襲昭烈引還兵潰收
餘衆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飢餓困蹶
吏士大小自相啖食別駕東海糜竺祖世貨殖僮客
萬人貲產鉅億時進妹於昭烈爲夫人奴客二千金

銀貨幣以助軍資賴此復振乃遣使求和於布布令
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僮僕發遣昭烈妻子部
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袁術以督軍中郎將故
丹陽太守吳景爲廣陵太守術旣僭號策以書喻術
術不納策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與景等書曰今
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委郡東歸策復
以景爲丹陽太守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安東將軍吳
郡太守住海西二年孫策旣定江東帝遣議郎王誦
勅策與徐州牧呂布及瑀同討袁術策奉詔治嚴當
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遣都尉萬

廣二
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紐與丹陽宣城涇陵
陽始安黠歛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
白虎等使爲內應伺策軍發欲取諸郡策覺之遣呂
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之梟其大將陳牧獲吏士
妻子四千人瑀單騎走冀州歸袁紹紹以爲故安都
尉瑀從兄子徐州典農校尉登爲布使於丞相操陳
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以登爲廣陵太
守臨別執其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
以爲內應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宣布威信海賊薛州
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登於城西濬上雷下雷小

新句城陳公五塘四境沾溉歲用豐稔民呼爲愛敬
陂操東征布登率郡兵爲軍先驅時登三弟在下邳
城中布質以求和登執意不撓布刺姦張宏懼於後
累夜將登弟出就登布旣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
甚得江淮閒歡心郡人東陽陳矯海西徐宣並爲綱
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俱爲登所器登嘗使矯詣
許謂曰許下議論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
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
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絜有
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

達博聞疆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
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
亦焉足錄哉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吳軍初到旌甲
覆水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
軍避之與以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
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
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
爲邪吾其出命以報國杖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
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
登乘城望形勢知其懈可擊乃開南門引軍指賊營

別以步騎鈔其後敵周章方結陳不得還舩登手執
軍鼓縱兵乘之吳軍大破皆棄舩迸走登乘勝追奔
多所斬獲吳尋大興兵向登登遣陳矯求救於曹操
矯說操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則吳人
挫謀徐方永安崇德養威此王業也操子丕奇矯欲
留之矯辭曰本國倒懸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
敢忘宏演之義乎操乃遣兵赴救未至登密去城十
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
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
吳軍望火驚潰會救至登合兵追奔大破之海西淮

廣二
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宣密送
免之曹操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
質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操辟矯宣皆爲司空
掾屬孫策西襲廬江登陰遣閒使以印綬誘嚴白虎
餘黨反以報瑀見破之辱五年策將伐登軍到丹徒
爲人刺死弟權爲討虜將軍登移治射陽遷東城太
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繼負而追
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
諸卿何患無令君乎登卒年三十九初登得病胸中
煩滿面赤不食譙人華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

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
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
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
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後許汜
與昭烈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昭烈共論天下人
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昭烈謂表曰許君
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
元龍名重天下昭烈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
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
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昭烈曰君有國士之名今

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當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昭烈因言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魏文帝追美登功以登子慎爲郎中建安十四年丞相操恐濱江郡縣爲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以問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表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表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

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旣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孫權以承烈校尉孫韶爲廣陵太守偏將軍仍屯京城延康元年冬十一月魏王丕稱皇帝建元黃初二年八月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王遷韶揚威將軍封建德侯三年王貳於魏帝自許昌南征以征東將軍曹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征東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乘舟至海陵臨江冬十月吳王改元黃武遣建威將軍領丹陽太守呂範督建武將軍領廬江太守徐盛偏將軍全琮及孫韶等以舟師

渡江拒休於洞浦軍營相望休數遣將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杖兵伺候不休十一月大風吳軍覆溺死者數千盛收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休不能克頃之魏軍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斬將軍尹盧各引軍退始遼破吳王於合肥威名甚盛至是輿疾行王猶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遼病遂篤卒於江都帝為流涕諡曰剛侯五年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大興軍伐吳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臨江為疑城卓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

焉一夕而成自石頭至於江乘聯緜相接數百里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盛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没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侍中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衆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帝停止積日吳王不至乃旋師六年三月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馮

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
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
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
臣竊以為不可帝怒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八月帝以
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又上
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辛丑帝
親御甲冑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帝於
馬上為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
元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
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

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織
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閒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
六軍咸說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感傷吳人嚴兵固
守時天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
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議者欲就留兵屯田蔣
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
屯帝從之乃引軍歸吳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士
五百人於逕路夜邀帝獲副車羽蓋以還帝至精湖
水稍盡戰船數千皆止不行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
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蹠船令聚豫作土豚

廣二
十四
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吳大
皇帝黃龍元年進孫韶鎮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
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爲務先知
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
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
數百里自帝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帝
還建業乃得朝覲帝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
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
都雅帝歡說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
幽州牧假節嘉禾三年帝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

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自率大衆圍合肥新
城魏明帝自督水軍東征帝還孫韶亦罷赤烏四年
韶卒會稽王五鳳二年丞相孫峻欲城廣陵朝臣知
其不可莫敢言惟衛將軍滕允諫止不從使衛尉馮
朝城之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功竟不就太平元
年八月遣征北大將軍文欽驃騎將軍呂據車騎劉
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伐魏未及
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緄自代據怒引兵還討緄冬十
月丁未緄遣孫憲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
左右勸據降魏據曰吾不可爲叛臣辛亥獲據於新

州據自殺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
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
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銅人數十枚長
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劔列侍靈座刻銅人背後石璧
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
玉璧三十枚藉尸懷中有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兩
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人髮已班白衣冠
鮮明面體如生人

廣陵通典卷二

廣陵通典卷三

江都汪中撰

晉武帝咸寧元年五月廣陵大風拔木壞廬舍六年
三月平吳改元太康復立廣陵郡統淮陰射陽輿海
陵廣陵鹽瀆淮浦江都八縣戶八千八百治淮陰故
城後又治射陽十年十一月甲申封皇孫適爲廣陵
王年十歲皇孫太子之長子母謝才人幼而敏慧爲
帝所愛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
邑五萬戶以劉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
又封琅邪王覲弟淮爲廣陵公邑二千九百戶太熙

元年四月己酉惠帝即位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適爲
皇太子永寧元年夏四月辛酉左將軍散騎常侍廣
陵公灌與左衛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廢趙王倫灌以
功進封淮陵王入爲尚書加侍中初合肥度支廬江
陳敏遷廣陵度支太安二年義陽妖賊張昌之黨石
冰寇揚州自臨淮趨壽春都督征東將軍劉準惶懼
不知所爲敏時統衆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
戍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督運兵爲公
破之準乃益敏兵使擊之永安元年三月敏擊冰所
向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冰走死揚徐二州

平朝廷以敏爲廣陵相敏自謂勇略無敵陰有割據
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死
敏以喪去職永興二年司空越起爲右將軍敏叛據
江東懷帝永嘉元年伏誅徐州刺史裴盾以故著作
郎卞壺行廣陵相琅邪王睿鎮建業召壺爲從事中
郎彭城内史孫惠遷廣陵相陳敏之亂吳興人錢璿
起義兵討敏東海王越以璿爲建武將軍四年使率
其屬會於京都璿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慙不敢
進琅邪王促以軍期璿乃謀反時揚州刺史王敦遷
尚書當應徵與璿俱西璿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

之奔告琅邪王璿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皓子允立爲吳王旣而殺之鎮東倉曹屬周玘與官軍會討斬璿愍帝建興元年左丞相琅邪王遣世子東中郎將紹鎮廣陵以丞相掾蔡謨爲參軍又以溧陽令王舒爲司馬卞壺出爲東中郎長史時廣陵郡還治廣陵五年睿稱晉王立紹爲太子拜琅邪王哀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兗徐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鎮廣陵復以王舒爲車騎司馬舒頻領望府咸稱明練以丞相從事中郎阮孚爲長史孚好飲酣縱帝戒之曰卿旣統軍府

郊壘多事深宜節飲孚荅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旣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石虎寇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晉王傳檄天下遣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逕造賊場受逖節度未幾徵裒還京師王舒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太興元年晉王稱尊號僑置青州於廣陵二年太子中庶子魯國孔衍以王敦專權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

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啟出行爲廣陵太守時人爲之
寒心而衍不形於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
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敕其黨以衍儒雅之
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朞月明年卒於官年五十三
所撰述百餘萬言東海王越妃裴氏渡江以越柩爲
石勒所焚招魂葬越於廣陵後墓毀改葬丹徒初長
廣掖孝廉蘇峻糾合鄉里結壘於本縣遠近歸之帝
假峻安集將軍爲青州刺史曹嶷所逼率所部數百
家汎海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尋除淮
陵內史明帝太寧二年六月丁卯以王敦舉兵徵廣

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瞻侃子也三年七月辛未
以尚書令郗鑒爲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
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八月壬午帝不豫召鑒與
王導卞壺溫嶠庾亮陸暕等並受遺詔輔政進位車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
兼領徐州刺史自元帝渡江於廣陵僑置青州於
京口僑置兗州明帝又置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
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
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至是兗州寄居廣陵後或還
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陽後又割地爲境常居廣陵

南與京口對岸二年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反鑿將率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師三年二月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鑿司空鑿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共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主上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

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旣盟之後勦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鑿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閒行詣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辮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然之及陶侃爲盟主進鑿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鑿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茄子浦鑿築白石壘

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鑿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
大業曲阿凌亭三壘以距賊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
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
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鑿退
還廣陵以俟後舉鑿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
厚恩荷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強寇
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
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乃得釋會峻死大業
圍解及蘇逸走吳興鑿遣參軍李闕追斬之降男女
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州都督鑿遂自廣陵移

鎮京口江北又僞立幽冀并州穆帝永和五年八月
徐兗二州刺史征北大將軍褚裒伐趙部將王龕李
邁敗績於代陂裒退屯廣陵上疏求留鎮詔還鎮京
口海西公太和四年四月大司馬桓温領平北將軍
徐兗二州刺史伐燕九月戊子軍敗於枋頭十一月
辛丑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於涂中將圖後舉十二
月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五年八月温自廣陵率
軍二萬攻袁瑾於壽春六年正月丁亥瑾伏誅温以
功詔加班劔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
差十一月癸卯温自廣陵移屯白石己酉温廢立故

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庾希與溫有隙與弟邈子攸之逃於海陵陂澤中故青州刺史武沈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簡文帝咸安二年六月溫知希在海陵遣兵捕希武沈之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七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希擒之斬於建康市孝武帝寧康元年九月以吳國內史刁彝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彝字大倫尚書令協子也二年正月己酉彝卒二月癸酉以中書令領丹陽尹王坦之爲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

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竒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廣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德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必不異所生琅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型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爲䟽疑

昔肅祖崩殂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咨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志竭忠良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于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啟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

帝堯舜之風不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帝嘉納之三年五月丙午坦之卒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征虜將軍朱序遷兖州刺史太元二年序遷梁州刺史朝廷以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中書監謝安以從子征西司馬元應舉中書郎郗超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是以知之於是徵拜建武將軍兖州刺史領廣陵相

監江北諸軍事元多募勁勇彭城劉牢之東海何謙
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晉陵孫
無終等並以驍猛應選元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
前鋒每戰輒勝號爲北府兵三年堅遣其子丕圍襄
陽詔元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襄淮以
爲形援四年襄陽旣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
於彭城元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
口欲遣閒使報逵小將田洪請往乃沒水潛行將趣
城爲賊所得賊厚賂洪使云南軍已敗洪許之旣至
城下呼曰建武大軍已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城

中勉之遂見殺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元乃揚聲遣
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五
月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
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有衆六萬詔征
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
將軍河閒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邱準次
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璪之沒安之等軍
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元於是自廣陵西討難
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秦將
都顏因復進擊破之斬其將邵保超難引退六月元

率何謙戴逵田洛追之戰於君川大破之元參軍劉
牢之攻破浮航白舩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
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艦難等相率遁走於是罷彭
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將軍加
領徐州刺史封東興縣侯還於廣陵八年苻堅大舉
入寇八月戊午堅遣征南將軍陽平公融督驃騎張
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步
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
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融
等先至潁口詔以元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

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征虜將軍征討大都
督謝石輔國將軍謝炎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
元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拒之衆凡八萬
融攻壽陽元遣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之十
月癸酉融克壽陽彬退保碇石秦衛將軍梁成等帥
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去洛澗
二十五里而軍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
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堅
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
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

石等以爲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反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列陳以待之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夜渡水襲成壘斬成及王顯王詠梁他梁悌梁雲慕容屈氏等十將又分兵斷其歸津秦士卒崩潰殺獲及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盡收其器械軍實軍勢大振謝石等督諸軍繼進堅與苻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

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元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衆因亂不能止於是元與炎伊等以精銳八千渡水石軍距張蚝小退元炎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融馬倒見殺秦兵潰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堅單騎遁走元等乘勝追擊至

于青岡秦兵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餘衆棄甲
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草行露宿重以
飢凍死者什七八獲堅所乘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
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勞
元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采千匹牢
之遷龍驤將軍彭城內史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
戶是役也堅傾國南侵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成
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
里水陸俱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於時
江左凋敝朝野危懼及一戰而捷遂長驅河洛修復

園陵充青司豫應時底定謝石雖爲都督然選鋒陷
陳力摧大敵者元與牢之功也九年八月以元爲前
鋒都督經略北方未幾加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
州軍事封康樂縣公十年苻堅國亂奉表求救四月
壬戌太保謝安率衆救苻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姦
諂之徒頗相扇構安謀避之出鎮廣陵之步邱築壘
曰新城而居之築埭於新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邵
伯埭安少隱居會稽東山有終焉之志後雖受朝寄
此志不渝至是盡室以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
定自海道還東會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詔遣侍中

慰勞遂還都八月丁酉卒十三年四月尚書譙王恬
遷都督兗青冀幽并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
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以子尚之爲振
威將軍廣陵相又以寧朔將軍淮南太守毛璩爲司
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
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
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
以補兵恬宗室勲望有才用帝深杖之十五年薨追
贈車騎將軍謚曰敬安帝隆安五年六月妖賊孫恩
浮海入寇至新洲不敢進北走廣陵之郁洲恩別將

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廣陵相高雅之擊恩
於郁洲爲賊所執詔以彭城劉裕爲下邳太守討恩
大破之恩緣海南走元興元年桓元入京師劉牢之
謀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討元佐吏多散走乃
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子敬宣即渡江奔廣陵
與廣陵相高雅之等俱奔洛陽還據山陽又與雅之
及江都令張誕等奔南燕二年十二月桓元篡立國
號楚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王是時以廣陵控接三
齊故青兗同鎮元以桓宏爲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鎮
廣陵劉道規爲中兵參軍平昌孟昶爲州主簿道規

裕弟也裕與道規昶沛國劉毅等謀起兵討元三年
二月丙辰昶勸宏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
等率壯士五六十人直入宏方噉粥即斬之因收衆
濟江與裕會于京口三月己未裕入建康壬戌劉毅
爲青州刺史五月壬午元誅乘輿反正於江陵兖州
刺史辛禹懷貳會北青州刺史劉該反禹求征該行
次淮陰遂反禹長史羊穆之斬禹傳首京師十月鎮
軍將軍徐州刺史劉裕加領青州刺史義熙元年三
月裕解青州加領兖州刺史以輔國將軍宣城内史
督淮北諸軍事諸葛長民爲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諸

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移鎮丹徒四年正月徵
裕入輔表解兖州劉藩爲兖州刺史藩毅從弟也八
年後將軍荊州刺史劉毅稱疾篤表求藩以爲副貳
太尉裕僞許之九月藩自廣陵入朝裕收藩殺之徵
左將軍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爲都督青兖二州晉陵
京口淮南諸軍郡事兖州刺史鎮京口輔國將軍宣
城内史檀祗即本號督江北淮南軍郡事青州刺史
廣陵相進號征虜將軍加節九年土斷僑流郡縣分
廣陵郡立建陵臨江如臯寧海蒲濤五縣爲海陵郡
戶三千六百二十六口二萬一千六百六十立山陽

東城左鄉三縣更鹽漬曰鹽城四縣置山陽郡戶二千八百一十四口二萬二千四百七十屬徐州時太尉裕翦除宗室十年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過淮因天夜陰闇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聽事檀祗驚起出門將處分國璠衆射之傷敗乃入祗語左右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國璠等果聞鼓鳴謂爲曉即時奔散祗追殺百餘人事平降號建武將軍十一年進號右衛將軍八月裕世子義符爲兗州刺史十二年正月裕加領平北將軍兗州刺史義符遷豫州刺史三月裕北

伐以義符爲徐兗二州刺史司馬元缺等攻涂中秦郡太守劉基求救檀祗分軍掩討即破斬之十月裕封宋公食十郡廣陵山陽與焉十三年十月裕進爵爲王又以海陵等十郡增宋國十四年六月詔曰宋國始立內外草創禁旅至要總司須才右將軍祗可爲宋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遷甚不得志發疾不自治七月卒於廣陵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諡曰威元熙二年六月裕自立爲帝奉帝爲零陵王

廣陵通典卷三

廣三



